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民国历史演义

(一)

〔民国〕蔡东藩撰著

目摇摇录

- | | | | |
|-------|----|----------------------|---|
| 第 一 | 回摇 |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 员 |
| 第 二 | 回摇 |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 | 怨 |
| 第 三 | 回摇 |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 | 愿 |
| 第 四 | 回摇 |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 | 愿 |
| 第 五 | 回摇 |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 | 猿 |
| 第 六 | 回摇 |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 | 源 |
| 第 七 | 回摇 |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迓专使特辟正阳门 | 缘 |
| 第 八 | 回摇 |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 远 |
| 第 九 | 回摇 |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 | 远 |
| 第 十 | 回摇 |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 | 苑 |
| 第 十 一 | 回摇 |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 愿 |

第十二回	组政党笑评新总理 喉军人胁迫众议员	怨源
第十三回	统中华厘订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	冤圆
第十四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辩诬	冤圆
第十五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	冤怨
第十六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	冤远
第十七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	冤源
第十八回	忧中忧英使索复文 病上病清后归冥篆	冤圆
第十九回	竞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	冤缘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摇摇鄂军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造成一个中华民国。什么叫作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待。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陆，但教属诸一皇以下，简直与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两代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降，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革命，几经易姓，究不脱一个皇帝范围。小子生长清朝，犹记得十年以前，无论中外，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到了革命以后，变更国体，于是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统称。一人当国，人莫敢违，如或贤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惬人心，那时国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创业的皇帝，或有几个贤明，几个公允，传到子子孙孙，多半昏愤糊涂，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铤而走险，相聚为乱，所以历代相传，总有兴亡。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从古无不灭的帝家。近百年来，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统说皇帝制度，实是不良，欲要一劳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不可。依理而论，原说得不错。皇帝专制，流弊甚多，若改为民主，虽未尝无总统，无政府，但总统由民选出，政府由民组成，当然不把那昏愤糊涂的人物，公举起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组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人民，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的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倘或违法，便是叛民，民得弹劾质问，并可将他撵去。这种新制度，既叫作民主国体，又叫作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仿佛是痴狂的样儿。此时小子正寓居沪上，日夕与社

会相接,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因此绅界筹饷,学界募捐,商界工界,情愿歇去本业,投身军伍,誓志灭清;甚至娇娇滴滴的女佳人,也居然想做花木兰、梁红玉,组织甚么练习团、竞进社、后援会、北伐队,口口女同胞,声声女英雄,闹得一塌糊涂。还有一班超等名伶,时髦歌妓,统乘此大出风头,借着色艺,赚资助饷,看他宣言书,听他演说谈,似乎这爱国心,已达沸点。若从此坚持到底,不但衰微的满清,容易扫荡,就是东西两洋的强国,也要惊心动魄,让我一筹呢。老天总算做人美,偏早生了一个孙中山,又生了一个黎黄陂,并且生了一个袁项城,趁这清祚将绝的时候,要他三人出来作主,干了一番掀天动地的事业,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铄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大家好安享太平了。

谁知民国元二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讦,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当时小子还原谅一层,以为破坏容易,建设较难,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表面上或是分党,实际上总是为公,倘大众竞争,辩出了一种妥当的政策,实心做去,岂不是愈竞愈进么?无如聚讼晓晓,总归是没有辩清,议院中的议员,徒学了刘四骂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闹,把笔墨砚瓦,做了兵械,此抛彼掷,飞来飞去,简直似孩儿打架,并不是政客议事,中外报纸,传为笑谈。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看议会这般胡闹,料他是没有学识,没有能耐,索性我行我政,管什么代议不代议,约法不约法,党争越闹得利害,项城越笑他庸呆,后来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东

南民党,与他反对,稍稍下手,已被他四面困住,无可动弹,只好抱头鼠窜,不顾而逃。袁项城志满心骄,遂以为人莫予毒,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可笑那热中人士,接踵到来,不是劝进,就是称臣,向时倡言共和,至此反盛称帝制。斗大的洪宪年号,抬出朝堂,几乎中华民国,又变作袁氏帝国。偏偏人心未死,西南作怪,酝酿久之,大江南北,统飘扬这五色旗,要与袁氏对仗。甚至袁氏左右,无不反戈,新华宫里,单剩了几个娇妾,几个爱子,算是奉迎袁皇帝。看官!你想这袁皇帝尚能成事么?皇帝做不成,总统都没人承认,把袁氏气得两眼翻白,一命呜呼。

副总统黎黄陂,援法继任,仍然依着共和政体,敷衍度日。黄陂本是个才不胜德的人物,仁柔有余,英武不足;那班开国元勋,及各省丘八老爷,又不服他命令,闹出了一场复辟的事情。冷灰里爆出热栗子,不消数日,又被段合肥兴兵致讨,将共和两字,掩住了复辟两字。宣统帝仍然逊位,黎黄陂也情愿辞职,冯河间由南而北,代任总统,段居首揆。西南各督军,又与段交恶,双方决裂,段主战,冯主和,府院又激成意气,弄到和不得和,战无可战,徒落得三湘七泽,做了南北战争的磨中心,忽而归北,忽而归南,扰扰年余,冯、段同时下野。徐氏继起,因资望素崇,特地当选,任为总统。他是个文士出身,不比那袁、黎、冯三家,或出将门,或据军阀,虽然在前清时代,也曾做过东三省制军,复入任内阁协理,很是有点阅历,有些胆识;究竟他惯用毛锥,没有什么长枪大戟,又没有什么虎爪狼牙,只把那老成历练四字,取了总统的印信,论起势力,且不及段合肥、冯河间。河间病歿,北洋派的武夫系,自然推合肥为领袖,看似未握重权,他的一举一动,实有足踏神京、手掌中原的

气焰。麾下一班党羽,组成一部安福系,横行北方,偌大一个徐总统,哪里敌得过段党。段党要甚么,徐总统只好依他甚么,勉勉强强的过了年余,南北的恶感始终未除,议和两代表在沪上驻足一两年,并没有一条议就,但听得北方武夫系,及辽东胡帅,又联结八省同盟,与安福系反对起来,京畿又做了战场,安福部失败,倒脸下台。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小子虽未也作这般想,但自民国纪元,到了今日,模模糊糊的将及十年,这十年内,苍狗白云,几已演出许多怪状,自愧没有生花笔,粲莲舌,写述历年状况,唤醒世人痴梦,篝灯夜坐,愁极无聊,眼睁睁的瞧着砚池,尚积有几许剩墨,砚池旁的秃笔,也跃跃欲动,令小子手中生痒,不知不觉的捡出残纸,取了笔,蘸了墨,淋淋漓漓,潦潦草草地写了若干言,方才倦卧。明早夜间,又因余怀未尽,续写下去,一夕复一夕,一帙复一帙,居然积少成多,把一肚皮的陈油败酱,尽行发出。哈哈!这也是穷措大的牢骚,书呆子的伎俩,看官不要先笑,且看小子笔下的谏言!

话说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省会的武昌城,所有军士,竟揭竿起事,倡言革命。清总督瑞蚨,及第八镇统制张彪,都行了三十六着的上着,溜了出去,逃脱性命。革命军公推统领,清出一位黎协统来,做了都督,黎协统名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县人,曾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既受任为革命军都督,免不得抵拒清廷,张起独立旗,打起自由鼓,堂堂正正,与清对垒。第一次出兵,便把汉阳占住,武汉联络,遂移檄各省,提出

“民主”两字，大声呼号。清廷的王公官吏，吓得魂飞天外，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自京出发，一面命海军部加派兵轮，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督赴战地，并令水师提督程允和，带领长江水师，即日赴援，不到三五日，又起用故宫保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统归该督节制，就如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亦得由袁世凯会同调遣。看官！你想袁宫保世凯，是清朝摄政王载沣的对头，宣统嗣位，载沣摄政，别事都未曾办理，先把那慈禧太后宠任的袁宫保，黜逐回籍。虽乃兄光绪帝，一生世不能出头，多半为老袁所害，此时大权在手，应该为乃兄雪恨，但也未免躁急一点。袁宫保的性情，差不多是魏武帝，宁肯自己认错，闭门思过？只因载沣得势，巨卵不能敌石，没奈何退居项城，托词养病，日与娇妻美妾，诗酒调情，钓游乐性，大有理乱不知、黜陟不闻的状况。及武昌起义，又欲起用这位老先生，这叫做退即坠渊，进即加膝，无论如何长厚，也未免愤愤不平，何况这机变绝伦的袁世凯呢？且荫昌是陆军大臣，既已派他督师，不应就三日，复起用这位袁宫保，来与荫昌争权，眼见得清廷无人，命令颠倒，不待各省响应，已可知清祚不腊了。清廷起用袁公的诏旨，传到项城，袁公果不奉诏，复称足疾未愈，不能督师。载沣却也没法，只促荫昌南下，规复武汉。荫昌到了信阳州，竟自驻扎，但饬统带马继增等，进至汉口。黎都督也发兵抵御，双方逼紧，你枪我弹，对轰了好几次，互有击伤。萨军门带着海军，鸣炮助威，民军踞住山上，亦开炮还击，萨氏所领的江元轮船，打成了好几个窟窿，各舰队相率惊骇，纷纷逃散，江元舰也狼狈遁去，北军顿时失助，被民军掩击一阵，杀得七零八落，慌忙逃还。两下里胜负已分，民军声威大震。黄州府、沔阳州、

宜阳府等处 ,乘机响应 ,遍竖白旗。到了八月三十日 ,湖南也独立了 ,清巡抚余诚格遁去。九月三日 ,陕西又独立了 ,清巡抚钱能训 ,自刎不死 ,由民军送他出境。越五日 ,山西又独立了 ,清巡抚陆钟琦 ,合家殉难。嗣是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贵州独立、民军万岁、民国万岁的声音 ,到处传响 ,警报飞达清廷 ,与雪片相似 ,可怜这位摄政王载沣 ,急得没法 ,只哭得似泪人儿一般。

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 ,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 ,本是要请老袁出山 ,至此越加决意 ,同在摄政王载沣前 ,力保老袁 ,乃再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 ,所有赴援的海陆各军 ,并长江水师 ,统归节制。又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 ,段祺瑞总统第二军 ,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老袁接着诏命 ,仍电复 :“足疾难痊 ,兼且咳嗽 ,请别简贤能 ,当此重任 ”等语。那时清廷上下 ,越加惶急 ,亟由老庆同徐世昌 ,写了诚诚恳恳的专函 ,命专员阮忠枢 ,赍至信阳 ,交与荫昌 ,令他亲至袁第 ,当面敦促。荫昌自然照办 ,即日驰往项城 ,与老袁晤谈 ,缴出京信 ,由老袁展阅。老袁瞧毕 ,微微一笑道 :“急时抱佛脚 ,恐也来不及了。”荫昌又提出公谊私情 ,劝勉一番 ,于是老袁才慨然应允 ,指日起程。荫昌欣然告别 ,返到信阳州 ,即电达清廷 ,略曰 :“袁世凯已允督师 ,乱不足平 ,惟京师兵备空虚 ,自愿回京调度 ,藉备非常 ”等语。清廷即日颁旨 ,令俟袁世凯至军 ,即回京供职。这道命令下来 ,荫昌快活非常 ,乐得卸去重担 ,观望数日 ,便好脱罪。偏是前敌的清军 ,闻袁公已经奉命 ,亲来督师 ,没一个不踊跃起来 ,大家磨拳擦掌道 :“袁宫保来了 ,我辈须先战一声 ,占些威风 ,休使袁公笑骂呢。”原来光绪季年 ,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 ,练兵六镇 ,布满京畿 ,如段祺瑞、冯国璋等 ,统是袁公麾下的将

弁,素蒙知遇,感切肌肤,将弁如此,兵士可知。冯、段两人,当下商议,决定冯为前茅,段为后劲,与民军决一胜负。冯国璋即率第一军南下,横厉无前,突入淞口,民军连忙拦截,彼此接仗,各拚个你死我活,两不相下。嗣经萨镇冰复率兵舰,驶近战线,架起巨炮,迭击民军,民军伤毙无数,不得已倒退下来,冯军遂乘胜追杀,得步进步,直入汉口华界,大肆焚掠,好几十里的市场,都变做瓦砾灰尘。这时候的冯军,非常高兴,抢的抢,掳的掳,见有姿色的妇女,便搂抱而去,任情淫乐。正在横行无忌,忽接到袁钦差的军令,禁止他非法胡行,冯军方才收队,静待袁公到来。不到一日,袁钦差的行牌已到,当由冯国璋带着军队,齐到车站恭迎。不一时,专车已到,放汽停轮,国璋抢先趋谒,但见翎顶辉煌的袁大臣,刚立起身来,准备下车,见了国璋,笑容可掬。国璋行过军礼,即引他步下车台,两旁军队,已排列得非常整肃,统用军礼表敬。袁钦差徐步出站,即有绿呢大轿备着,俟他坐入,由军士簇拥而去。小子有诗咏袁钦差道:

奉命南来抵汉津,丰姿犹是宰官身。

试看翎顶遵清制,阃外争称袁大臣。

欲知袁钦差入营后事,且看下回说明。

前半回为全书楔子,已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满腹牢骚,都从笔底写出,令人开卷一读,无限欷歔。入后叙述细事,便请出袁项城来作为主脑,盖创始革命者为孙、黎,而助成革命者为袁项城,项城之

与民国，实具有绝大关系，自民国纪元，以迄五年，无在非袁项城一人作用，即无非袁项城一人历史，故著书人于革命情事，已详见《清史通俗演义》者，多半从略，独于袁氏不肯放过，无袁氏，则民国或未必成立，无袁氏，则民国成立后，或不致扰攘至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吾当以此言转赠袁公。书中述及袁氏，称号不一，若抑若扬，若嘲若讽，盖已情见乎词，非杂出不伦，茫无定据也。

第二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

摇摇却说袁钦差世凯，既到汉口，当然有行辕设着，暂可安驻；入行辕后，不暇休息，即命冯国璋引导，周视各营，偶见受伤兵士，统用好语抚慰，兵士感激得很，甚至泣下。及袁钦差返寓行辕，各国驻汉领事，陆续拜会，谈及汉口焚掠情形，语多讥刺。袁钦差点首会意，待送客出营，便召国璋入辕，与他密语道：“此次武汉举事，并不是寻常土匪，又不是什么造反，我闻他军律严明，名目正大，端的是不可小觑。前日荫大臣受命南下，路过彰德，曾到我家探问，我已料此番风潮，愈闹愈大，不出一月，即当影响全国，所以与荫谈及，临敌须要仔细，千万勿可浪战，今果不出所料，那省独立，这省也独立，警报到耳，已有数起。似你带兵到此，夺还汉口，想必杀掠过甚，以致各国领事，也有不平的议论，可见今日行军，是要格外谨慎哩。”国璋闻言，不由得脸色一红，半晌才答道：“革命风潮，闹得甚紧，汉口的百姓，也欢迎革命，不服我军，若非大加惩创，显见我军没用，恐越发闹得高兴了。”袁钦差拈须微笑道：“杀死几个小百姓，似乎是没甚要紧，不过现在时势，非洪、杨时可比，满人糊涂得很，危亡在即，可不必替他出力，结怨人民，且恐贻累外交，变生意外。据我的意见，不如暂行停战，与他议和，若他就我范围，何妨得休便休，过了一年是一年，且到将来，再作计较。”国璋道：“官保所嘱，很是佩服，但我军未经大捷，他亦未必许和呢。”袁钦差叹道：“我本回籍养痾，无心再出，偏老庆、老徐等，硬来迫我，没奈何应命出山。荫午楼脱卸肩仔，好翩然回京了。我却来当此重任，看来此事颇大费周折哩。”正

说着 ,外面又递入廷寄 ,内称 :“庆亲王奕劻等 ,请准辞职 ,着照所请。庆亲王奕劻 ,开去内阁总理大臣 ,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开去协理大臣。袁世凯着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前赴湖北督师 ,着将应办各事 ,略为布置 ,即行来京组织内阁”等语。袁钦差瞧毕 ,递示国璋道 :“没事的时候 ,亲贵擅权 ,把别人不放在眼里 ;目下时势日迫 ,却把千斤万两的担子 ,一层一层的 ,压到我们身上。难道他们应该安乐 ,我等应该吃苦么?”言毕 ,咨嗟不已。国璋也长叹了好几声 ,嗣见老袁无言 ,方才别去。

袁钦差踌躇一会 ,方命随员具折 ,奏辞内阁总理 ;并请开国会 ,改宪法 ,下诏罪己 ,开放党禁等情。拜疏后 ,复闻上海独立 ,江苏独立 ,浙江独立 ,不禁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 ,当下令随员刘承恩 ,致书鄂军都督黎元洪 ,筹商和议。承恩与元洪同乡 ,当即缮写书信 ,着人送去。待了两日 ,并无复音 ;又续寄一函 ,仍不见答。清廷已下罪己诏 ,命实行立宪 ,宽赦党人 ,并拟定宪法信条十九则 ,宣誓太庙 ,颁告天下 ;且促袁世凯入京组阁 ,毋再固辞 ,所有湖广总督一缺 ,另任魏光燾。魏未到任以前 ,着王士珍署理。袁钦差得旨 ,拟即北上 ,启行至信阳州 ,再命刘承恩寄书黎督 ,缮稿已竣 ,又由自己特别裁酌 ,删改数行 ,其书云 :

叠寄两函 ,未邀示复 ,不识可达典签否 ?顷奉项城宫保谕开 :刻下朝廷有旨 ,一 下罪己之诏 ,二 实行立宪 ,三 赦开党禁 ,四 皇族不闻国政等因 ,似此则国政尚有可挽回振兴之期也。遵即转达台端 ,务宜设法和平了结 ,平息一日兵争 ,地方百姓 ,早安静一日。

否则势必兵连祸结,不但荼毒生灵,糜费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则我国已成不可收拾之国矣。况兴兵者汉人,受蹂躏者亦汉人,反正均我汉人吃苦也。弟早见政治日非,遂有终老林下之想,今因项城出山,以劝抚为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即此情理,亦未尝非阁下暨诸英雄,能出此种善导之功也。依弟愚见,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且看政府行为如何?可则竭力整顿,否则再行设策以谋之,未为不可。果以弟见为是,或另有要求之处,弟即行转达项城宫保,再上达办理。至诸公皆大才椽,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且项城之为人诚信,阁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于诸公也。并闻朝廷有旨,谅日内即行送到麾下,弟有关桑梓,又素承不弃,用敢不揣冒昧,进言请教,务乞示复,诸希爱照!

此书去后,仍然不得复音,接连是广西独立,安徽独立,广东独立,福建独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自武昌革命以来,先后不过三十日,中国版图二十二省,已被民军占去大半。当时为清尽命的大员,除山西巡抚陆钟琦外,只有江西巡抚冯汝骥、闽浙总督松寿,余外封疆大吏,不是预先逃匿,就是被民军拘住,不忍加戮,纵他出走。还有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等,居然附和民军,抛去巡抚印信,竟做民军都督;甚至庆亲王的亲家孙宝琦,本任山东巡抚,也为民军所迫,悬起独立旗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籍隶汉军,竟为国民保安会长,成了独立的变相;直隶滦州军统张绍曾, 摺

又荷戈西向，威逼清廷速改政体，新授山西巡抚吴禄贞，且拥兵石家庄，隐隐有攫取北京的异图。那时身入旋涡的袁钦差，恰也着急起来，再令刘承恩为代表委员，副以蔡廷干，同往武昌，与黎都督面议和约，自己决拟入都，整装以待。过了两日，方见刘、蔡二人，狼狽回来，急忙问及和议，二人相继摇首，并呈上复函，由袁披阅。其词云：

慰帅执事 迺者蔡、刘两君来，备述德意，具见执事俯念汉族同胞，不忍自相残害，令我钦佩。荷开示四条，果能如约照办，则是满清幸福。特汉族之受专制，已二百六十余年，自戊戌政变以还，曰改革专制，曰预备立宪，曰缩短国会期限，何一非国民之铁血威逼出来？徐锡麟也，安庆兵变也，孚琦炸弹也，广州督署被轰也，满清之胆，早经破裂。然逐次之伪谕，纯系牢笼汉人之诈术，并无改革政体之决心。故内而各部长官，外而各省督抚，满汉比较，满人之掌握政权者几何人？兵权财权，为立国之命脉，非毫无智识之奴才，即乳臭未干之亲贵，四万万汉人之财产生命，皆将断送于少数满贼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如执事，岂非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权于北洋，再夺政柄于枢府，若非稍有忌憚汉族之心，己酉革职之后，险有性命之虑。他人或有不知，执事岂竟忘之？自鄂军倡议，四方响应，举朝震恐，无法支持，始出其咸同故技，以汉人杀汉人之政策，执事果为此而出，可谓忍矣。嗣又奉读条件，谆谆以立宪为言，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

主国、君民共主国，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何种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论，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即论清政府叠次上谕所云，试问鄂军起义之力，为彰德高卧之力乎？鄂军倘允休兵，满廷反汗，执事究有何力以为后盾？今鄂军起义只匝月，而响应宣告独立者，已十余省，沪上归并之后轮及鱼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复之速而广者，实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我军进攻，窃料满清实无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抵拒者，惟有执事，然则执事一身，系汉族及中国之存亡，不綦重哉！设执事真能知有汉族，真能系念汉人，则何不趁此机会，揽握兵权，反手王齐，匪异人任。即不然，亦当起中州健儿，直捣幽燕。苟执事真热心满清功名也，亦当日夜祷祝我军速指黄河以北，则我军声势日大一日，执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军屈服于满清，恐不数日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执事犯功高震主之嫌，虽再伏隐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能忘也，执事之于满清，其感情之为如何？执事当自知之，不必局外人为之代谋。同志人等，皆能自树汉族勋业，不愿再受满族羁绊，亦勿劳锦注。顷由某处得无线电，知北京正危，有爱新氏去国逃走之说，果如是，则法人资格丧失，虽欲赠友邦而无其权矣，执事又何疑焉？窃为执事计，闻清廷有召还之说，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执事回京也，恐系疑执事心怀不臣，藉此以释兵权，则宜援将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执事也，庚子之役，各国联军入京，召合肥入定大局，合肥留沪不前，沈几观变，前事可师。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仅得以文忠结局，了此一生历史，李氏子岂能终无余憾乎？元洪一介武夫，罔识大义，惟此心除保民外，无第二思想，况执事历世太深，观望过甚，不能自决，须知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无待游移。孟子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馘基，不如待时。”全国同胞，仰望执事者久矣，请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来面目，则元洪等所忠告于执事者也。余详蔡、刘二君口述，书不尽言，惟希垂鉴！

袁钦差阅毕，毫不动色，惟点了好几回头。嗣见刘、蔡二人尚站立在侧，便与语道：“他不肯讲和，也就罢了，我便要启程赴京，你两人收拾行李，一同北上，可好么？”二人正在听命，忽由随役递呈名刺，报称第一军统领段祺瑞求见，袁钦差即命传入。彼此相见，行过了礼，祺瑞先开口道：“闻宫保已拟北上，祺瑞特来恭送，并乞指教。”袁钦差道：“革命风潮，闹得这么样大，看来是不易收拾，中外人心，又倾向革命，冯军一入汉口，稍行杀掠，各领事已有烦言，你想现在的事情，还好任情办去么？”祺瑞道：“京中资政院，已奏请惩办前敌将帅，闻已交宫保查办，不知宫保究如何作复？”袁钦差微哂道：“一班老朽，晓得什么军情，华甫也太属棘手，我已向他交代过了。”祺瑞道：“可笑这吴禄贞，是革命党中健将，朝廷不知为何令抚山西，他带了山西革命军，还到石家庄，把京中运输的军火子弹，多半截留，反说是仰体朝廷德意，消弭战祸，保全和平，